

故事之前的故事

我要讲的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未讲之前，颇有必要交代一下故事的来源。

三十八年前的春天，在去青岛经商的路上，由于不慎，不幸从山道滚进谷底，跌断了两根肋骨。无奈，我只得与同仁暂时分手，留在城郊养伤。当时我十八岁出头、童心犹存，因此那种无缘进城一饱眼福的失望，给我好奇激动的心投下一层懊丧的阴影。一连几天，焦炙使我无法安眠，夜里常做梦；梦中几回回徜徉在青岛的绿荫红瓦间。

我住在一个名叫田家沟的山村里。这是一座纯朴秀丽的小山庄，有三十多户人家，村舍石墙茅顶，参差错落在郁葱的春绿中。村头挨着一条清亮亮的小河，村尾紧依苍郁突兀的浮山。我所寄居的房东家，就在村尾的山麓下。

房东是个地道的庄户汉子，人很厚道，也精明，就是有点迷信。说来也怪可怜，他活了五十年，竟没有正儿八经地逛过青岛。

一天午饭后，我上炕正要打个盹，他往屋里小心地探了一头，笑津津踱进来，搭讪道：

“刘同志，又要睡觉？”

我望着他，疑惑地点点头。

“饭后百步走，活到九十九。”他干咳两声，一本正经地劝我，“你身上有伤，光躺着不是个门。你该去爬爬山，一来散散心，二来活活血脉，对身巴骨有益无害。”

我当然不能使他扫兴，立刻下炕蹬鞋。

他满面喜气，侃侃说：“你上山去瞅瞅，定准不比青岛港的洋景差一头。别看俺山沟旮旯穷，听俺老祖宗说，秦始皇当年还来逛过两回。要不，浮山老母怎么会在这里坐堂安窝？九九归一，俺这里风水强，天底下数得上！”

听他炫耀的口气，浮山俨然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名胜了。他将我送出门，仰脸望望天色，又关切地叮咛我：

“刘同志，你可不要走远。我看这天，后晌八成能有雨。溜达溜达快回来。”

我沿着麓边阡陌向山上走去。走着，走着，我听到一种时隐时现的吱吱嘎嘎的低吟。静谧中突来的声响，给我警惕的心敲响了钟。又走了一段山路，我仔细谛听了片刻，马上判断出，前面的山腰里一定住着人家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涉过汨汨溪水，穿过一片清馨散溢的老槐树林，在松柏密集的深处，我发现了一座倾圮的小寺庙。红漆斑剥的庙门在风中摆动，响声原来是门轴发出的。

走近跟前，我从金箔大部剥落的门楼上，好歹看清了上面的三个模糊字迹：渔姑庵。

噢，原来如此，尼姑的所在。

不能留步，更不能冒然闯入。在横过小庙背后的麦地时，我突然看见麦地中央挨排着三座凸出的坟头。没有坟碑，没有祭物，没有任何标记；有的，只是被人绕着坟包践踏出来的圈道，象三只巨大的金环套落在那里。圈道路面的坚实和光滑告诉我，生者的足迹在这里留下了漫长的岁月。山风徐徐刮来，拂起重重麦浪，跟着发出一片沙沙的响声。

我不知怎的，轻轻谓叹一声。

在这幽寂的山野，听着草木的低语，望着眼前惨淡而凄清的景色，我身上顿时觉得有些凉意，仿佛不是置身于春光的绚烂中，而在暮秋的肃杀里。我不敢想象，渔姑庵里的师姑是怎样支撑着躯体生存下来的。我想，假如让我在此修行，恐怕连一天也难呆下去。

走出麦地不远，迎面是莽苍苍的树林。我刚拐进林中岔道，蓦地传来一阵猛烈的渐渐变为窒息的咳嗽声。那声音尖厉而短促，如同鸡儿被宰杀之后的嘶鸣；使人感到了生命即将结束的悲哀。我迅疾朝前走去。

在前头，在路旁一块不大的山岩上，斜卧着一个人。离山岩不远，滚落着一捆烧柴，还有一根用酸枣树干做成的手杖。

我旋即收住脚步。黑色的平顶帽，灰不唧的阔袖长偏衫，长筒白布袜，沾满泥水的双冉鞋……原来是一个老尼姑。她趴在那里，枯手紧攥着一串佛珠，气喘吁吁、哼哼唧唧地呻吟着；佝偻的身子相当衰弱，象棵索索发抖的山草。我不敢正眼看她。我很害怕，象碰上了鬼。

在声声苦音里，怜悯很快驱走了我内心的余悸。我给自己壮胆，上前拾起手杖，将老尼姑轻轻搀扶起来。

老尼姑捂着胸口，缓缓抬起头。她猝然低叫一声，没有打问讯，瞪起一双浑浊的老眼怔怔地望着我，好像伫在她面前的是一条狼。

她又一阵猛烈地咳嗽起来，带有寿斑的苍面泛出两团潮红。紧接着，喉头猛地抽搐一下，咯出两口鲜血。

我惶然为她揩净嘴边的血丝，指指身上的黄军装，极其温和地解释道：

“老师姑，你不要担心！我身上有伤，住在田家沟。路过这里，想上山逛逛……”

她的眼窝倏忽一亮，但疑惑的神色并没消逝。不知她想到了什么，用力推开我的手，抓过手杖，抬脚便往那捆烧柴蹒跚走去。

沉重而缓慢的步态，孱弱的形象，使我想起了远方白发飘动的奶奶。我不顾被损害的自尊和左肋的隐痛，一步抢上前背上烧柴就走。

把烧柴放在庙门口，我便返身径奔山间。弯曲的小道上，我又碰上老尼姑。她佯装没看见我，垂首擦肩而过。走出十几步，我依稀听见一声“阿弥陀佛”。回头瞧，老尼姑倚着参天古松，面向我肃穆而立，正在举珠合掌喃喃祷告。不知什么缘故，一路上，我感到酸楚楚的。

浮山果然名不虚传，可谓人世间的仙境。群峰逶迤，涧悬飞瀑，一道道流水银河似地倾崖而泻，使无底的幽谷溅出团团烟雨，发出心胸如洗的悦耳音章。立在仙人岩上，眺望大海，但见碧水轻舟，水光滟滟，漂动的船只宛如浅池中的睡莲，绽着点点彩色，进出胶州湾。松柏青翠，花簇缤纷，鸟儿啁啾，云彩缠绵，在这花香鸟语的醉意中，一种突然产生的奇怪而巨大的力量，在撼动我，震荡我。刹那间，我象从黑暗中走出，猛地投进太阳的故乡，从朦胧中突然领悟了祖国和民族的含意。虽然，我领悟得这么晚。

我在峰顶站了很久很久。

房东的观测果然灵得很。当我下山时，乌云聚结而来，顷刻间，阴云密布的天空落下毛毛细雨。我尽量避免雨水淋湿左胸，害怕伤口触水引起感染。

蹿出树林，雨更大了，空濛的山色在雨幕中变得黑魑魑的，象一头匍伏的狰狞巨兽。赶上麦地小径时，一缕沉重、单调的咣咣声，从萧瑟的寺庙里悠悠飘来。凭我孩提时的记忆，那是佛家念经焚香时撞击出来的磬声。我心里一动，躲进小庙门楼下，欲等雨小再走。

我有点乏，几声咳嗽震得我左胸生痛。这时磬声旋踵即逝。冷不丁，我打了个寒战。

我刚刚解开钮扣，准备查看伤口，朱红庙门吱呀一开了。老尼姑身披蓑衣走出门坎：

“啊，施主，愿为老衲买点东西吗？”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慌乱地点点头。

老尼姑将钱递在我手里，脸上似乎添了些悦色：“拜托施主给老衲称一斤盐，明日上山顺道捎来即可，麻烦你啦！”她的目光倏然落在我裹绷带的胸部，惊诧半天，说道：

“伤，你身上有伤？……”

“没啥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”我满不在乎。

她合掌喃喃道：“罪孽，罪孽呀，阿弥陀佛……”那张憔悴的脸，纸一样黄。

我寒暄一句，抬脚欲走。

“雨天山里凉，穿上！”她脱下蓑衣披在我身上。我没有拒绝，心里一阵热。

沙沙的雨声，使山野显得更加寂静。这寂静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惆怅，老觉着世界上不该有老尼姑这样的人，但偏偏又存在。

我一口气蹿下山。

饭后，我和房东谈起渔姑庵，当然还有那个老尼姑，房

东叹息道：

“唉，快七十岁的人了，一个人囚在那里，也真可怜的。干活都靠自己，也没个帮手。”

“怎么，就她一个人在庙里？”我纳闷道。

房东抽口烟，眯起眼说：

“原先有七八个尼姑，岁数都不太大，那些年兵荒马乱的，先后都还俗嫁了人。唉，末了只剩了她。这个老绝户性子刚，死活不离庙门。听人说，她在盼着一个天时，等一个人。”

“天时……等人？等什么人？”我迷惑了。

“是在等一个人。唉，等了五十多年！听我爹说，我没落草她就来这里修行了。来时，她带了一只樟木箱，里面全是银子，随身还拉来三口灵柩，都埋在庙后。唉，熬上一辈子，一人一部书。至今，谁也不清楚她当时年轻轻的，为什么走了这一步……”

当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一连串的疑团，在我脑畔久久冲击。老尼姑的原籍在哪里？为什么剃度？她索居深山老林甘愿寂寞吗？……天将破晓时，我才昏昏沉沉睡去，做了好多荒诞离奇的恶梦。

清晨，我怀着迷惑的不安，夹着蓑衣和房东替我买来的一斤食盐上了山。我进了庙门，香火缭绕的大殿，阴森森的，不见老尼姑的影子。佛龕上方是一尊浮山老母的金色塑像。她慈眉善目，神态端庄，面带微笑，可那笑模样令人阵阵生畏。大殿左右全是一群欢欣雀跃的童子彩塑，一个个慧眼大瞪，手舞足蹈，像要朝我扑来。我不禁退缩，不小心踏着了禅垫，差点踩断拨经棒。

我估计老尼姑在禅房打坐。谁知，跑到厢房前一看，门锁着。

雨后山野路滑，老尼姑孑然一人能到哪里？听房东说，她从来不下山化缘。于是，我便在寺庙四里寻找开来。麦田空无一人，但在坟头前，我却发现了一堆焚尽的纸钱和香灰。显然，老尼姑早就到过这里。

“老师姑——老师姑——”

山谷折来呼唤的回音。只有哗哗的流水声。我失望了，心绪沉重，最后离开了渔姑庵。

回到房东家，我勉强喝了碗稀饭。房东笑笑，忙打听。我如实对他说了。

他拍下天灵盖，突然说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我的脑子喂狗了。今天芒种，每年芒种这天，不管天气霁好，她总要进山转上一天。苦命的人，一肚子愁肠。”

一个节气与她有那么大的关系，里面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私。太阳西沉，我又进庙探望了一番，老尼姑仍没回归。我的心不断地下沉。老人家被山洪冲进了谷底？或是被野兽伤害了？……我异常担忧，深恐她遭到意外的不幸。

傍晚，由于昨夜没睡好觉，我靠在炕壁上打瞌睡。朦胧中，一阵狺狺的狗叫声把我惊醒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想立即见到老尼姑的迫切愿望，竟然强烈十分。

我匆匆迈出屋门，往渔姑庵走去。

月亮从无边幽暗的远处冉冉升起，我看见许多静穆而寂寥的景象。可能夜的山色与我忧郁的心灵结合、谐调的缘故，我感到这个春夜那么幽凄，那么苍凉。

不近庙门，我听到一丝嘶哑的哭泣声。等我走向禅室时，哭声倏然间变弱变小，接着是一阵撕裂心肺的咳嗽声。

老尼姑软塌塌地跪在土炕上。在油灯昏黄的微光里，她发红的脸上，挂着一颗浑浊的老泪。我伸手往她额前一触，火烫。她病倒了，人事不省。我马上返回去，拿来退烧药片给她灌下去，静静伺守在她身边，说也奇怪，我什么也不怕了，只求她能康复。

我整整守了她一天。

翌日黄昏，她到底醒了过来。我给她喂了半碗小米粥。她泪眼痴迷地看我半天，扬手执意要起来，说要到外面走走。无奈，我给她加了一件短偏衫，搀扶着她出了庙门。

这时，明晃晃的月亮嵌在浮山绝顶，夜风习习拂来，摇得满山籁籁低语。山村美极了，山野静得只有夜莺在轻唱，整个眼前，象一幅大写意的山水画。

在一棵老槐树旁，老尼姑停住。她久久凝视我，像要从我的脸上找到什么。

皎洁的月色里，我好像才认识她。她长有标致的面容，即使皱纹纵横也难遮掩早年花容月貌的影子；细溜溜的蛾眉下，一双眼睛挺大，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。年轻时，她一定是个极其俊秀温柔的美人。

她打破了沉默，声音颤颤：

“施主，你待老衲太好了！……请问，青岛的洋人都撤了吗？东洋人，西洋人……”

“老师姑，和中国百姓作对的洋人都撤了。”我如实回答，不知她问这些是什么意思。

她变得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女，眼窝生出两点晶莹的光辉。

良久，她又疑虑地问：

“洋人不会再卷土重来吗？”

“他们在中国，在青岛称王称霸的那一天，永远没有了。青岛是青岛百姓的，百姓当家做主，从此以后，再不会过洋奴的日子啦！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老师姑，我说的没半句假话！”

“阿弥陀佛……”

猝然，她着魔似地搂着树干，用枯手狠抠树皮，放声痛哭开来。哭声极难听，象是丢失了爱子的母亲在哀嚎。她丝毫没有害怕惊动乡亲而减弱哭声，任凭泪水如雨溅落。嘶哑的恸哭，在如此恬静的春夜里，传得极远极远。

她最终止住了哭，痴痴望着深邃的星空，像对人耳语般呐呐道：

“啊，五十年，整整五十年呀……”

我想，她心里一定有个凄凉的梦。我看出来了，她满腹盛着不尽的酸水。我想到了房东对我说的话，但我没勇气开口询问她所等待的那个人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“让你见丑了。”她猝然对我说，“回去吧，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些年，我总想找一个人听听我的故事，如今碰上你这位善人施主，那就道给你吧……”

“故事？什么……”

“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故事，有关青岛的。”

以前我没到过青岛，但并不陌生。小时候，我时常听老人谈论青岛港如何如何，那里的洋货洋楼洋人如何如何，久而久之，青岛在我幼小的心田埋下了，悄悄扎了根。从此，

一片美丽而浑沌的带着洋味的景致，在我的朦胧中日夜浮沉。我一直以为青岛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，猜想那里一定很富，很美，很神，犹如仙山琼阁。后来长大了，我才恍然得知青岛是中国的一个海港城市，座落在不远的胶州湾畔，城市的发展历史仅有几十年。

想像自己所爱的地方，是异常美好的。青岛在我热烈的向往中，她是一杆白帆，一座尖尖楼，一泓喧哗的碧水，一朵颤抖着露水珠的紫罗兰。

是夜，老尼姑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，直到东天泛出一抹桔红。夜风在松林里如诉如泣地欷歔，山涧的流水像人的泪，在苍茫的山野悠悠悲咽。我攥着老人家的手，一句话也吐不出，光哭。这个春夜，这个老人，这个故事，使我终生难以忘怀……

极不幸，没过几天，老尼姑又病倒了，咳嗽之后，大口大口地吐血。她要命不让我请大夫，抚着我的手，徐缓、深情地说：

“灯尽油干，到时候了。老衲熬了五十载，终归盼来了这么一个新朝代，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。……不知你啥时成行，走时万望来寒居一坐，老衲将送你一部手稿，上面记载的，便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后辈人也许能从中得些警醒和劲力……”

伤愈后，我就要进城了。临行前的一天上午，我去看望老尼姑。在庙后麦地，我看见了。她好像跪在坟前，又在祷告什么。

倏地，我如同跌进了深谷，眼前一片黑。

可怜的老人家，手捻佛珠斜卧在一堆纸灰边，浑身冰凉，

身前落着一滩猩红的血块。她去了，溘然坐化。

田家沟的乡亲们先后上了山，好多人大哭，懊悔自己平日往渔姑庵捐的钱粮香油太少太少。蜂蝶绕着老尼姑飞来飞去，迟迟不肯离去。她的双唇不含怨艾，显得那么安然。

我流着泪，和房东打开老尼姑唯一的家当——一只沾有老鼠屎的旧樟木箱。

从里面只找出三样东西：一小缕发丝，一对金耳环，还有一册线装的手稿。在给老尼姑入殓时，我自作主张，把那缕发丝和一对金耳环，塞在她手里。

她被埋在三座坟墓的一侧。在冥府，她再也不会孤单，因为有亲人作伴。

手稿我留下了。进城后，在拜读手稿时，我偶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虎皮宣纸，上面写着一首诗。诗文是这样写的：

松舍青灯闪闪，
云堂钟鼓沉沉，
黄昏独自理孤衾，
欲睡先愁不稳。
一念静中思动，
朝夕情思昏昏，
润色已退春亦空，
强将经卷压凡心。

啊，这是老尼姑一生中凝聚血泪的幽咽，一个凄凉的梦，一部悲壮的民族斗争故事的尾音。这首诗激我夜不成眠，一气将书稿仔细读完；虽然，老尼姑生前早已给我讲过。

掩卷举目，旭日冉冉升悬东天。我望着天空，望着海洋，望着大地，泪水夺眶而泻。哭的什么？我难以言表。我想，

当读者看完此书，也会有我类似的感受。

下面，我就将老尼姑的手稿如实抄录下来。本人只是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字里行间增添了标点符号而已。

故事开头，发生在清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丙子，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。唉唉，那一天……

第一章 雾茫茫

好大的雾。一夜间，海雾弥漫，湿气腾腾，白蒙蒙一片，把胶澳沿岸遮了个严严实实；仰脸难寻星斗，低头不见枯草，连栈桥海关高悬的大红灯笼也变作了蛋黄。自登州总兵衙门六年前移治胶澳后，老天头回降下这么一场浓雾。四里八荒死沉无音，冷不丁传来鸡叫，声不大，半死不活。茫茫雾障，萧萧寒峭，山野一团昏黑，城镇一派凄清。

寅末，更鼓乍响，青子与海豹各挑一担胶州大白菜，疾步拐上鱼山故道。

胶澳口农历逢五碰十照例是早市之日。鸡叫三更时分，青子拽上海豹，径奔村子正东三里之外的老泉菜地，急火火拔掉一垄大白菜，用地瓜蔓子扎紧装筐，大步流星上了路。早市不赶早，山珍变成草。半夜三更冒风寒，图得就是多赚两个钱。

本来，今早赶市青子没打海豹的谱，想让他在家多睡些时辰。谁知，昨夜海豹得讯后，一步闯进青子家，死缠硬磨发开赖，吵下天也要跟着去；要不，就敞门坐在门坎一宿。青子十六，比海豹长三岁，是大就得让小，只好依从了他，喜得海豹直叫“好哥哥”。

海豹自小死了娘，他同姐姐海花，全靠青子娘一手拉扯大。两家老子血性烈，脾气直，是磕头拜把子兄弟，在会全村深受老少乡亲的敬重。渔家人讲仁爱，重义气。老子之间亲如手足，青子与海豹自然过从甚密，平日赶海挖蛤，上山

拾草，下坡种田，读书写字，甚至进圈拉屎撒尿，两人也总爱轧合一块，生怕冷落谁。

鱼山故道山崖兀立如柱，绝壁隙缝爬满乱草萎藤，是东郊各村通往前海闹市的必经之路。山道临海一侧，驻有一个炮兵老营，营盘筑有座座土垒，设置万门火炮。

进入山道，青子打头，海豹殿后，两人不再搭腔；尽量放轻脚底响声，深恐招来巡哨的喝问、詈骂。山岚深处，扁担发出吱吱嘎嘎怪叫。翻过山脊，青子回头不见了老营踪影，刚要招呼歇息，忽见海豹一趔趄，扁担哧溜滑落在地，跟着发出一声惊叫：

“麻胡！青子哥，麻胡……”

胶澳人，把狼叫麻胡。青子一听麻胡，心里咚咚大跳，撂下挑子，顺手操起扁担，往前定睛一瞅，猝然噗哧大笑开来：

“穷咋唬，吓我半昏！你眼岔了，好好望望，什么麻胡？那是老榆树！”

坡下几棵老榆树又粗又短，灰不唧的，竖在坑坑洼洼沟壑边，乍看活象吊死鬼。海豹慌了神，扬起两手哇哇乱叫：

“麻胡，麻胡！娘咪，在树后……”

果然不假。树后败叶枯草里发出簌簌响动，两双幽幽绿光闪来闪去。眨眼间，只听呼地一声，两条黑影落到路面，象两块奇丑的山岩。透过雾气，青子依稀看见了十步开外，正是两只老狼。它们一公一母，贴身紧靠，前爪撑地，动也不动蹲在路中。他额前不觉沁出一层冷汗。这时，公狼竖起后腿，慢慢转悠一会，向前小心移来。母狼照旧没挪窝，绿眼扫来扫去，悄悄窥望四里动静。心里愈怕，嗓门愈不由己，青子拼命吆喝：

“海豹，快拾扁担，别慌！”

老狼尖嘴插地，“啊呜”大嚎一声。叫声凶狠、尖厉，分外森人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，像裹了一股砭骨的寒流，袭得山野索索发抖。

不知吓，还是冷，两人脊梁对脊梁，浑身直打寒战。稍稍清醒，青子手挥扁担触地，咚咚急叩开来，只见公狼身子一缩，忽地怯怯停住。俗话说，麻胡见人两头怕。青子怪叫一嗓门，横去扁担往前迈了半步。人进一尺，狼退两步，这一来可给海豹壮了胆，高举扁担就要抡去。青子小转身，急忙阻止：

“先别！咱先靠一块，吓唬吓唬它！”

母狼见公狼连连后退，弹起身子大嚎一声。公狼低低吟叫，摇尾使劲横扫路面，抽得沙疙豆子嘎啦嘎啦直响。它呲牙咧嘴大喷白气，左右小跳两下，头一昂，后腿一蹿即要腾跃扑噬。海豹气喘吁吁，失声大叫：

“青子哥，你看……”

“沉住气！”

青子眼珠滴溜一转，抬脚勾下一棵菜，猛朝公狼踢去。山道陡峻，白菜顺势而下，越滚越快，菜帮子满地飞。海豹来劲了，野巴巴大吼，舞得扁担嗖嗖作响，直冲公狼击去。这一招出其不意，使那公狼吃惊不小，四爪惶然一顿，掉头往回蹿。青子乘机追逐，胡乱摸些石块土坷垃，豁出力气砸去。转眼工夫，两只老狼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

狼没了影，他俩这才觉得两腿稀软，肚子发憋还想撒尿。撒罢尿，青子将小辫往头上一盘，招呼海豹上路：

“道上留心，听好动静！”

“还敢来？不怕！”海豹心颤嘴可硬，“要再来，我砸断它们腿，拖回去扒皮做褥子！”

青子偷偷一笑：

“麻胡没打着，白白糟踏一棵菜。”

“嘿，权当叫咱换糖瓜吃了……”

话间，总兵衙门轰轰放响四炮。当时夜间计时，以总兵衙门放炮为主。傍晚放定更炮，戌时放二炮，子夜放三炮，天将亮放四炮，也叫天明炮。这时，四下里依旧黑咕隆咚，乳雾腾腾飘，但可隐约听到牲口走动的响声了。

从鱼山故道走下山麓，有条三丈宽、贴海边横贯东西的黄沙官道，百姓们管它叫老街。老街中段，一溜两座堂皇建筑显而易见，一是总兵衙门官府，二是天后宫道观。衙门府前有校场一块，地盘足有二十亩，专供兵勇操演之用。校场中央栽着一根旗杆，海碗粗细，老高老高，顶端悬挂大绿旗一面，远看象张帆。

一袋烟工夫，两人赶到新街，放慢脚步往菜市走去。此刻，天色渐渐亮堂，隔老远便能望见各店铺字号、人影。

商旅云集的新街，出现才二十多年，它前贴老街，后依青岛山，东靠总兵衙门，西毗台西镇村，离栈桥码头仅有一箭之路，地段得天独厚，可谓胶澳口一块风水宝地。这条街店铺之多，行业之全，居胶澳各街之首。你看吧，海关税花、邮局盐务、车马旅舍、估衣成衣、剃发修脚、铸铁洪炉、油坊磨坊、土产杂品、当铺钱庄、鞋帽绸布、广洋百货、竹编木器、渔行肉铺、烟酒茶食、针头线脑等等，各色各样，应有尽有，五行八作，完备齐全。沿街招牌密集，幡旗林立，花花绿绿，纷纷扬扬，煞是繁闹好看。

菜市上，除了萝卜大葱，清一色胶州大白菜。菜摊稠，买主稀，往常兴旺景气跌下一半有余，显得冷冷清清，倒像散了市。菜贩揣袖跺脚，破上嗓门喊叫半天，却难招来一个顾客，气得眼珠子冒火，叫骂大雾给破了买卖，断了财路。青子抬眼也斜一圈，抹下汗，说道：

“海豹，市上不济，咱快沿街卖吧？”

海豹一声“好”，挑起担子跟着走。

两人走近“高密”炉包铺门口，忽然，一个二十多岁的郎当神破门而出，一步抢先，迎头将他俩拦在路中。他两眼一白瞪，伸伸脖，狠命咽下满嘴吃食，朝两人抱抱拳，手一扬，劈里啪啦甩响呱哒板，边打边唱：

卖菜的，要发财，
你不发财我不来；
天阴总有天晴时，
日头一出雾散开。
雾散开，财神来，
两担白菜准全卖，
十吊八吊揣怀里，
回家爹娘夸好孩……

此人腰扎二尺草绳，破旧棉袍裹着一把瘦骨头；小脸阔嘴，尖巴猴腮，瓜皮帽下琉璃圆眼滴溜直转，一条小辫稀黄，象绺麦秸草挂在后脑勺。他就是名臭胶澳口的吴癞子。

那年头，人分九流，流中又分三类：上九流、中九流和下九流。这下九流是：一修脚、二剃头、三从、四班、五抹油、六把头、七娼、八戏、九吹手。吴癞子专靠嘴皮子打莲花落讨饭吃，不在流。青子是个机灵人，不待吴癞子唱完，